

糖瓜

陈宏哲

我童年时，农村人生活十分贫困，家家都缺吃少穿。我们村子只有一家代销店，仅出售食盐、水果糖、白洋布等非常有限的生活用品。

只有在我生病时，父母为了带我去打针，才肯花一毛钱买8个水果糖哄我。记得当时商店里清一色全是硬粒水果糖，包裹着花花绿绿的糖衣。其实，当时的青壮年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至多只能折算一毛多钱，也根本吃不起水果糖。记得当年人们吃水果糖时，都舍不得扔糖衣，我总会把糖衣小心翼翼地夹在书页里，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取出闻闻，享受糖衣上残留的香甜味。

童年时最盼望过年了，过年能穿新衣服，吃可口饭菜，挣压岁钱，还能开开心心地玩。其实，那时更眼馋亲戚拜年时送的礼物了，一瓶罐头，一包糕点，都是那么诱人。但那时穷啊，和众多村邻一样，父母经常会把东家拿的礼物送到西家去。送来送去，等拜完年，家里仅剩一两包红糖或糕点，再就是几斤挂面而已。母亲见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糕点，知道我十分想吃，就和父亲商量半天后，才勉强拆开一包糕点，取出一块让我尝尝。糕点上的酥皮一层一层，一碰就掉渣，得用双手托着小心翼翼地吃，酥皮吃完了，馅随之露出来了。馅中有红糖、花生粒，还有馨香扑鼻的玫瑰花丝……我慢慢地咬开馅，嚼在嘴里，慢慢地享受那香香甜甜的滋味。童年时，我总爱幻想：如果天天都有糕点吃，那该多幸福啊！

除了水果糖、糕点和罐头，最令我回味无穷的要数“糖瓜”了。“糖瓜”是用玉米饴糖熬成的一种圆形糖制品。我的邻村被称为“糖坊村”，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都会制作玉米饴糖，加工成长筒形或者圆球形，再粘上芝麻去叫卖。白色的小芝麻粒嵌在金色的糖瓜上，看着就令人眼馋。糖坊村人是怎么制作糖瓜的，我没有见过，但据说定要在寒冬腊月最冷时才能进行。

我时常想起儿时买糖瓜的情景，天干冷干冷的，西北风“呜呜”地吹着，一些枯枝败叶在地上翻飞，偶尔能听见母鸡“咯”的一声，远处间或传来狗“汪汪”的叫声，除此之外，村子里一片寂静。就在这时，“糖瓜——卖糖瓜——”的声音骤然响起，小伙伴们哗啦啦地涌出了家门，把卖糖瓜的老头儿围了起来。老人微笑着放下担子，揭开覆盖着油纸的竹筐，从筐中取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糖瓜，分给每一个眼巴巴的孩子，孩子们吃着糖渣眼睛却紧盯着老人的糖瓜。“糖瓜——卖糖瓜——”，老人挑起担子不紧不慢地边走边吆喝，我们一群小孩子紧跟在他身后一直不肯离开。看到孩子们眼馋的样子，大人们纷纷从家里端出玉米，倒进老人的秤盘里，换回糖瓜。

记得母亲用满满一洋瓷碗玉米，为我换回五根芝麻糖和一个糖瓜。芝麻糖非常酥脆，在嘴里一咬，咔嚓一声就断裂成了小糖片，嚼着甜津津的，后味有点苦，但比咖啡的苦味更耐人寻味。我没舍得吃糖瓜，把它放在家里的锅盖上就出去玩，等玩结束后回到家才发现糖瓜已经消融了，在锅盖上黏糊糊地淌着，用锅铲铲起来，糖丝扯得老长老长，吃糖瓜糊糊时，还差点儿粘掉了我那颗摇摇晃晃的门牙。

如今，日子富裕了，儿时向往的天天吃糕点的愿望，随时能实现，只可惜如今的糕点再也激不起我的食欲了，唯有对糖瓜依旧那么怀念。目前，糖坊村的后人们都忙着赚钱，村子里再也没有人会制糖瓜了。超市里的芝麻糖虽然酥脆，但却尝不出儿时的韵味了……

我估计今生今世再也吃不到儿时那样正宗的糖瓜了。

我的家乡正月里是要耍社火的，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古老民俗。它丰富和活跃了乡村的文化生活，愉悦了乡亲的枯燥心情，至今仍盛不衰。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我扮“社火架子”的趣事，虽然是那样的遥远，却永远让人记忆犹新。

耍社火多是大人的事情，与孩子家无缘。因为无论是踩高跷、跑旱船、舞龙、舞狮子，没有一身好力气是不行的。记得我那时只有十三四岁，刚读初中，逢了村子里耍社火，便趁着寒假天天钻在大家堆里瞧热闹，经常缠着社火头儿给我派角色。因为眼瞅着村子里比我大两岁的大牛、二虎、三喜他们，有的已经开始踩高跷，有的已被吸收到舞龙队伍行列，令我好生羡慕。有一回，社火头儿大概被我这软磨硬磨的执着劲儿所感动，说那你就给咱扮“社火架子”吧！我听后高兴得忘乎所以，蹦跳着飞跑回家告诉父母：我长大了，我要扮“社火架子”了！

社火出场那天，我穿了姐姐的一件到膝盖的橙粉红衫子，头上裹了一方绿纱巾，双耳吊了两个红辣椒，脸蛋涂了胭脂粉，眉毛描得弯弯，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，胳膊上挎了一只盛满草木灰的篮子，扭扭捏捏、兴高采烈地随着阵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和庞大壮观的社火队伍，浩浩荡荡地走村过社耍社火。每到一地，社火还未正式出场，我这个小不点“社火架子”便捷足先登，拎了草木灰篮子开始“喝场子”。别以为踩高跷、舞龙舞狮子累人，喝场子的差事也够辛苦的。你想，偌大个场子就凭“社火架子”兜圈喝场维持秩序，要把场子喝圆，把秩序维持好，就得马不停蹄地满场子跑，还得一手抓了草木灰不时向周围挤疙瘩占场子的观众抛撒，逼他们让道，给社火腾场子。

几圈下来，只觉气喘吁吁，腰酸腿酸，浑身上下全被汗水浸湿了。我的搭档是我的八叔，年龄和我相仿。他头戴红缨帽，鼻梁上涂了白，嘴唇上歪抹一道红，穿了件黄马褂，十足的马戏丑角一个。他手里抡着一对枣木棒槌，跑得我更加实在，得空挨到我身边做“调情耍骚”动作，逗得周围看社火的男女忍俊不禁。

场子喝圆了，踩高跷的汉子也绑好了“柳木腿”，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点出场表演了。然而，这当儿作为“社火架子”的我们却不能困下来，还得在场子里转悠，发现和捡拾场子里的砖块、石头，若有坑坑洼洼的地方便撒了灰圈，以防把踩高跷和跑旱船、舞龙舞狮子绊倒，偶尔还要耍一些噱头引观众发笑。

那年正月我好高兴，因为我终于圆了耍社火的梦。虽然未踩高跷，也未舞龙和跑旱船，但我终于成了社火队伍中的一员，并使出浑身解数把“社火架子”扮得有鼻子有眼，受到社火头儿的表扬和乡邻的称赞。

社火架子

田家声

商洛山

(总第2292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



牧童遥指

方英文

破罐子破摔。
笛子有了，能吹响了，响得没个旋律，如同女人端娃撒尿，“嘘——嘘——”催尿下呢。这个无所谓，反正高兴，高兴地跑向河边。

河堤上的阿牛，戴着树叶条子编的遮阳帽，像是电影里的埋伏兵，手挥鞭子瞎转悠，不时抛鞭猛一抽，叭的一声响。他与我同岁，正在放牛，牛在河床里吃两边滩涂地生长的草，他得看管牛不能上岸吃庄稼。

远远见我跑来，阿牛就咧嘴笑了，同时甩一声响鞭。他原来不爱笑，因为摔跤时门牙被石头磕掉半截，于是不说话了，怕人看见那个小三角洞儿。他父亲急了，带他去镇上找牙医，给他镶补了半截银牙。是否真银？说不清。总之自此爱笑，远远碰见人，无论生人熟人，他的双唇就上下扩开了，要显摆嘴里一粒银星。

让我骑上牛背吹笛子吧！我说。阿牛说只要你有本事把它拽上来。顺着他鞭指的方向看去，黑乎乎的水牛正卧在潭里消暑。小河只在拐弯时，流水才会溢出一个潭，不大也不深，刚好半泡了牛，脊背露在太阳下，尾巴不时地甩水自洗，捎带着驱打脊背上的牛虻苍蝇。

水牛体格庞大，脾性倒是温厚。在我更小的时候，记忆里第一次跑到水牛跟前——它突然喷出一股粗气，一团白雾裹挟着细雨点，直扑我脸，力量很大，把我击了个仰八叉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水牛故意

吓我，逗我要耍。
水牛喜欢老人和孩子，因为老人孩子从不鞭打它耕田。

阿牛接过笛子，抿抿嘴，噗一吹，吹出两声轰鸣，很不屑地还我手上。让我帮我骑牛，他让我自己去。我就跳身子，一弹，跳下与我差不多高的河坎，朝牛走去。刚到牛跟前，牛便“噗——”一声水来，湿了我裤子。堤上的阿牛哈哈大笑。

“你到底帮不帮忙？”
“不帮！”
“你想好了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
“那你，你再想想——”
“——好，我帮你。”

阿牛也就跳了下来。原来我们玩伴之间，每每玩得翻了脸，就喊对方父亲的名字。再次翻脸时，喊对方祖父的名字，等于手枪换作机枪，杀伤力猛增。尚不知对方祖父名字的一方，恨得牙根痒痒，也只能甘拜下风。一旦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祖父的名字，火力相当半斤八两，相互喊叫几声觉得意思不大，此战法就停止使用了。

两天前，我无意间听到阿牛曾祖父的名字，如获至宝，飞跑他身边。当时三个小伙伴正在田里帮鸭子捉泥鳅，满脸的泥点儿。我叫阿牛出田来，悄悄耳语了他，他当即脸色傻白嘴唇哆嗦——他眼下之所以帮我骑水牛，是因为我手握利器拿捏着他。
“要想骑它，先要讨好它。”
我俩蹲在水潭边，不住地擦水浇牛背，

透黄，再放入瓷盘，最后浇上红薯糖上色，色泽柔美，清香可口。腌菜炒肉是年夜菜的一绝。先将煮熟的猪肉切成片儿，倒进烧红的锅里爆炒，等油冒出来聚成一潭时，将腌菜、葱秆儿一齐倒入，翻它几个滚儿后，油全吸进腌菜之中，肉片鲜嫩无比，吃到嘴里滋滋溜溜地响。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能过上这样的美味，真不容易，这都是灯笼的功劳！

老家的年夜饭也有让人无奈之处，开饭时间太晚，硬要等着堂屋的炉火烧旺了，上完灶炕了，才可开饭。等上灶炕回来，多半是晚上九点以后了。给火炉添柴，把事先准备好的柏树疙瘩架上，等它燃起火苗，放出香气后，当家的吆喝道：“开饭啦！”于是，一家人就围着一张大桌子动起了筷子。酒是家酿的苞谷酒或柿子酒，那酒是藏了一年才拿出来，稀缺得很，只有过年的时候，才能让人喝个痛快。年夜饭吃得很慢，一家人在品味中感受团聚的快乐。可孩子们是等不住的，肚子稍微一饱，提着灯笼就溜啦。这时候，村里的灯笼就像满天的星斗！

十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，总想着小时候过年时的情景，一盏纸糊的灯笼在心里亮着。贾平凹说“年在乡下”，是的，年就在乡下的村子里，在游子的梦里。



过年的灯笼

陈昊

的花花草草、鸟兽虫鱼经我一画，便有了生机。晚上点亮之后，那灯笼上的画儿就活了，成了美景。除夕前两天，是我忙的时候，我从天亮画到天黑，到了大年三十，别人家里的门灯都挂起来了，而我家的门灯还没画呢。我想去玩，父亲不准，还叫我画美点，要在全村出个风头。等到晚上门灯一亮，全村的门灯就数我家的最漂亮。

大年夜里，鞭炮响了，孩子们提着灯笼跑，一走一大串，一围一大圈，到处闹哄着。于是，整个村子就沸腾了。孩子们提着灯笼串门儿，前呼后应的，灯笼连着院子，灯笼连着村子，年夜就让灯笼给映红了。

如果遇上雪天，那年夜便美极了。山白了，房白了，树白得看不见影子。雪飞着，灯走着，灯笼在雪花中闪着红光，就像做着美梦似的。村里竹子多，大部分人家门前都有一块竹林，竹子被雪一染，分外娇媚。娃娃们将灯笼顶在头上转着圈，捉在手上做着游戏，挂在竹子上打着雪仗。最有趣的要数抱着竹子摇雪了，摇出一阵雪雾，弄一身雪、一脖子水，惹得大伙哈哈大笑。

老家的地形就像个盆儿，四周被高山围绕，中间是片洼地，洼地上分布着几座低矮的丘陵，丘陵四周全是人家。年夜里，洼

提起过年，自然会想起那一盏盏的灯笼，秀气、漂亮、纯朴，总带着乡愁，聚着红影儿。小时候，缺吃少穿的，过年时就盼着能有一盏灯笼。记得那时交上腊月，家里就忙疯了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制作灯笼，掐的掐，糊的糊，画的画，一家老小忙得不亦乐乎。过个十天半月，那墙上树上就挂满了灯笼，花花绿绿的。

掐好了灯笼还要去卖，我家离街道远，又要走山路，天不亮就动身，一走就是几个钟头。那街道狭小，没有摆摊的地方，只好在竹竿上钉些钉子，挂上灯笼沿街叫卖。买灯笼的人成群结队，拥挤不堪，一不小心灯笼就会被人挤破，因老家是两省三县交界之处，外地人来这里买灯笼拿去贩卖，所以灯笼一直走俏。

一盏灯笼赚几角钱，一天卖下来也能赚上一沓角币。父亲卖灯笼，我跟着收钱，手冻木了，脚冻肿了都不知道。除了卖灯笼，还要卖蜡烛。那蜡烛是漆蜡油制作的，形似喇叭，黄铜色的，燃烧起来一股香味，大伙爱它，觉得用它点灯别有风味。等灯笼和蜡烛卖完了，过年的花销就足够了。

卖完灯笼，我照样闲不下来，还要给村里的娃们画灯笼。这手艺是跟父亲学的，画一盏可得五分钱的奖赏。尽管穿着单薄，冻得鼻涕长流，可我画得十分卖力。那些寻常

